

# THE GOLD OF TROY

〔美〕罗伯特·费希 著  
前泷 译

# 古宝迷踪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外传奇丛书



# 古 宝 迷 踪

〈美〉罗伯特·费希著

俞 洸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马幼明

封面设计：李继祥

版面设计：龙小龙

## 古 宝 迷 踪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插页4 字数110千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300 册

书号：10374·261

定价：0.90 元

## 内 容 简 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世界上十大博物馆的馆长都在同一时期分别收到一封匿名信。发信人声称：他拥有世界珍奇文物之一——士利曼的收藏品黄金器物，拟秘密拍卖……

这批宝物是德国考古学家士利曼于一七五六年在古特洛伊城的遗址发掘出来的一批黄金器物，原藏德国一家博物馆，二次世界大战中转移到柏林动物园。柏林被攻破，宝物落到苏军手中，后被两名纳粹余孽骗走。结果，美、苏两国情报部门都误以为宝物被对方获得。

宝物的失而复出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震动，各大博物馆馆长云集伦敦商讨对策；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都判断是对方的安全网出了漏洞，于是调兵遣将，以图趁火打劫。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长露丝和苏联著名考古学家科夫帕克在伦敦会议期间一见倾心，彼此萌生了爱情。伦敦会议失败后，他们决定跑遍欧洲，查访珍宝踪迹。美、苏两国特务则尾随其后，明争暗斗，横生枝节。

就在露丝和科夫帕克终于查明这批宝物的下落，弄清奈伯格教授如何骗宝，又如何勾结林德霍姆伯爵，演出了那场拍卖丑剧的事实真象时，伯爵狗急跳墙，企图杀人灭口，结果机关算尽，自己却送了性命；奈伯格也被克里斯蒂森扼死；科夫帕克将宝物送回苏联，自身却又避难于纽约。至于科夫帕克与露丝之间的那段奇缘……结局如何，书中自有交待。

## 柏林——一九四五年四月

战斗已经迫近城西头。坍塌的房屋，燃烧的树木，悬挂着的电话线，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战斗十分激烈。米哈伊尔·苏蒂科夫上尉的部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攻击，当报务员通知他把这支七零八落的连队撤到柏林动物园的地堡去休整时，上尉这才舒了一口气。此刻动物园已牢牢地控制在苏军手中了。

柏林动物园内弹坑密布，这地堡就象是从地面鼓起的一个大水泡。纳粹在这里藏了很多名画，此刻，苏军士兵正在往外搬运，只剩下最后几幅就搬完了。负责搬运的中尉笑着对苏蒂科夫说：“这一下地堡就是你们的了。”说罢他翻身上了卡车，载着画一溜烟去了。

布置地堡的任务落到苏蒂科夫的军需中士费多尔·柯伦科的肩上。这位战前的大学教授首先凑合了一个急救所，搞了一个厨房。然后，他又分配索科洛夫下士和二等兵波尔丁到地堡内的各个房间去巡视一遍，造一份物资清单。管它是德军败退时留下的，还是运画的苏军部队扔下的，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只要是有用的，一概上帐。

“找到的东西都拿到这里来！”柯伦科中士命令道，“明白了吗？”

索科洛夫和波尔丁点了点头，转身执行任务去了。他们循着地堡内的条条通道一直走到尽头，结果什么也没找到，连食

物的影子都没见到。他们正打算停止搜索，这时，波尔丁偶然踢了踢一堆垃圾。突然他发现垃圾下面掩着一个小壁龛。显然壁龛原来是用熟石膏封起来的，但在重炮的轰击下，石膏被震落了。波尔丁弯下身子，仔细地往石膏洞里看了一阵，然后把手伸进去，拖出一口小手提箱。

他们俩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口箱子。这是一口长不满三呎的旅行手提箱。样式古旧，年代久远，箱盖是圆角的。箱子是木头做的，外面包了一层人造革作装饰，但这个皮套的做工却不太讲究。箱子上还铆了几道绿锈斑斑的铜箍，看上去非常结实。不知是谁还在它上面那个低廉的搭扣上锁上了一把大挂锁。索科洛夫下士从刀鞘里拔出刺刀，轻轻地撬动那个搭扣，他轻轻一拨就连扣带锁全部撬下来了。他犹豫了片刻，担心箱子里有机关，但又忍不住想打开箱子瞧瞧。他猛地掀开箱盖，然后迅速往后退了几步。爆炸却没有发生。他和波尔丁又回到箱子跟前，睁大眼睛往里瞧。

箱子里有四个大小相仿的包裹。索科洛夫把刺刀插入刀鞘，把步枪往旁边一搁，抓起一个包裹，解开一看，里面的东西保护得十分精细：最外面包了一层柔软的羊羔皮，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薄绢。索科洛夫心急火燎，满心想发现什么宝藏，但是当最后一层薄绢被剥开时，他失望地拉长了脸。原来包裹里仅有几颗扣子和念珠，看上去象是用质量低劣的黄铜制成的。他满脸丧气地又打开了第二个包裹。这个包里的扣子和念珠要大一些，但做工却同样粗糙，质量也同样低劣。

索科洛夫胡乱地裹好这些东西，把它们塞进手提箱，盖上箱盖，对波尔丁说：“把它交给中士吧，说不定那帮小子想留着这些破玩艺儿当纪念品呢！”

箱子不十分重。两个人把它抬到上尉指挥所隔壁的房间，往柯伦科中士脚下一撂，弄得他莫名其妙地瞪大了眼睛。

“我们只找到了这点东西。”索科洛夫下士说。

“明白了。”中士说着掀起了箱盖。他跪下来，打开一个包裹，仔细地打量着这些扣子和念珠。接着他解开了第二个包裹，然后又急不可耐地解开了另外两个。他双手开始发颤。接着，他站起身来，竭力不让自己的面容流露出任何情绪，然后小心翼翼地盖上了箱子。

“在哪里找到的？”他问。

“在墙上的一个小洞里。”下士答道。

“就这样吧，没你们的事了。”中士说道。当索科洛夫和波尔丁离开后，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然后转身进了上尉的屋子。苏蒂科夫正躺在一张吊床上呆呆地望着穹顶天花板。

“上尉，”中士竭力想使自己的语调保持镇静，“上尉，您听说过士利曼<sup>①</sup>的宝物吗？”

## 纽约——一九七九年四月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对外开放。每天九至十时，露丝·麦克威博士总是要在她新近获得的这片“领地”上走一圈，品尝一下“功成名就”的甜蜜滋味。她担任博物馆馆长已经两个月了，她是艺术研究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馆长。使她陶醉的倒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权力，长

---

<sup>①</sup> 士利曼，德国考古学家（1822—1890）。1870年—1872年他私人探险，首次发掘了特洛伊城。他也发掘了迈锡尼。

年累月地检查鉴定工作得到了报偿；而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已完全胜任管理这个巨大的陈列馆，连同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

露丝·麦克威是个高大、俊秀甚至可以说相当漂亮的女人。她有一头微微卷曲、闪闪发光的亚麻色头发，一双眼睛又黑又大，两片嘴唇不大不小，身材也无可挑剔。打她身旁经过的男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扭过头来盯她两眼，但露丝却很少留意他们垂涎欲滴的目光——她的生活是奉献给考古学的。她父亲詹姆士·麦克威是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露丝从小跟他学习。她的童年时光全是在他乡异国度过的。那些地方气候恶劣，语言也是怪腔怪调的，而詹姆士和他的同事们却正是挑选了这样的地方来进行发掘。母亲去世以后，露丝就开始在父亲的身边从事野外工作了，那时她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但从此以后，她就逐渐踏上了献身于大地、献身于发掘地下奇迹的人生道路。

她读完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取得了种种文凭，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甚至于自己的婚姻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愿望上的：即是与一个她确信在考古专业上比自己更强的人结为伴侣，从而使自己与考古专业联系得更加紧密。她嫁给了一位曾经教过自己的教授，然而生活却并没有如她所期望的那样绽放出妩媚的花朵：一则因为他的丈夫毫无生活热情；再则因为她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丈夫无非是个书呆子，许多方面都远不如她的直觉和经验来得高明。

父亲谢世后，她壮志不减，花了四年时间在埃及的卢克苏尔发掘各种古代遗址。此后她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过三年助理馆长，又在斯密生博物馆①担任了三年馆长。现在，露

---

① 斯密生博物馆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于一八四六年，系由英国科学家詹姆士·斯密生捐款修建的。

丝·麦克威已经三十四岁，她得到了称心如意的职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新工作使她从早忙到晚，简直无暇顾及自己生活中还缺少一个男人。

今天，她正在穹顶高朗的回廊上巡视，一面向身穿蓝色制服的士兵点头致意，一面下意识地四处搜寻，看有没有昨天的参观者留下的破坏文物的痕迹——每天有将近三万人参观这家博物馆，谁敢担保这里面没有一个汪达尔人<sup>①</sup>。巡视完毕，她走进出口处旁边那间圆形大厅。她向八边形的收票台里坐着的八位接待员点头微笑后，就准备去自己的办公室了。这时，一位女接待员叫住了她。

“麦克威博士，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裹，是昨天闭馆时收到的。当时您已经离馆了，所以我就替您收起来了。”

接待员递给露丝一个扁平的小包裹。它大概只有五吋见方，一时厚。露丝注意到这个包裹是用牛皮纸精心包好，再用细绳捆牢的，还加封了火漆印。收件人的姓名不是手书或打字机打印的，而是铅字印刷的。她心里嘀咕道：这人也真不嫌麻烦。她把包裹翻了个面。两面都没有留下回信地址。她抬起头来，疑惑不解地望着女接待员。

“你是否注意到留下包裹的人是什么模样？”

接待员耸了耸肩：“闭馆的时候我这里挤得一塌糊涂，博士。我只记得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来，放下了这个包裹。怎么？非知道他是谁不可吗？”

“不，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露丝冲她笑了笑说，“谢谢你。”

---

<sup>①</sup> 汪达尔人属日耳曼民族，公元四至五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并攻入罗马。以破坏文化艺术著称。后特指摧残文化、艺术者。

她上楼朝办公室走去，心里却在琢磨这个包裹。包裹外面这层牛皮纸粘贴得很仔细，看来里面的东西是易碎物品，要不就很贵重，再不然……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扔在桌子上，既不打个招呼，也不留下地址呢？

她进了办公室，在写字台前坐下，小心翼翼地把拆信刀插进包裹的一只角。火漆印被撬松了，露出了第二层包皮。她仔细地拆开它，里面是一只小木盒。她拨开盒盖，里面又是一只更小的盒子。常常有人搞恶作剧：给别人寄去几个大套小的盒子，里面却装点一文不值的东西。她心想，该不会是哪位朋友也来跟她搞这套鬼把戏吧？她噓了口气，拨开了这只小盒子的盖。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个半透明的信封，透过信封看得见里面的照片。她取出信和信封，发现盒子最下面还有些东西用棉花胎裹着的，看上去很粗笨。露丝扯下棉花胎一瞧，里面是一只小戒指。她皱起了眉头，扯出那封信读起来。

看完信后，她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戒指，然后拿起电话，通知她的秘书：“玛吉，请你叫凯勒博士来一下，好吗？让杰德·马丁也一道来。”

放下电话后，她从信封里抽出那些照片，专心致志地琢磨起来。看来，今天可不能按部就班地走老路了。她有一种感觉：由于来了这个包裹，从今以后大概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按老一套打发日子了。不多一会儿，她听见了敲门声，接着罗伯特·凯勒博士和杰德·马丁走进屋来。

凯勒博士负责博物馆的特别事务。他身材魁梧，是个年近五十的美男子。他穿一身皱巴巴的衣服，就象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他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丝和烟斗，不慌不忙地抽起烟来。

杰德·马丁跟凯勒恰成对照。他又瘦又小，长着一双小小的鸟眼睛，但他的装束却收拾得干净利落：防腐蚀背心外面罩了一件干干净净的工装茄克衫，下身穿了一条熨得笔挺的裤子。他负责管理古希腊和罗马文物。他也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看了看腕上的表，急切地问道：“喂！到底是怎么回事，露丝？”

麦克威博士拿起那封信说：“昨天我下班后，有人投来了一只包裹，里面有这封信。信上既没有收信人的称谓，也没有留下发信人的姓名，为了某种原因连写信的日期也没有标明。你们听完之后就明白了。”然后她开始念信。

“一八七三年六月初，亨利希·士利曼和他的妻子索菲娅在土耳其特洛亚地区的赫萨里克发现了一批金器。包裹中的这只戒指就是其中之一。全部金器共计九千余件，另有一张重约八千六百打兰<sup>①</sup>的金网。所有这批金器将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起付诸拍卖。投标人是经过严格挑选后确定的，您是其中之一，在规定的投标日期之前，我们将向您提供有关指示，以便让您了解秘密投标的程序。

“附上照片若干帧，庶可证明我们言之不妄，诚实可信。如需进一步的证据，请验证附寄的样品。最低标价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低于这个价格者，恕不考虑。”

露丝·麦克威把信放下，抬起头来望着她的两位同事。罗伯特·凯勒早已停止抽烟了。马丁正满腹疑虑地望着馆长。

“荒唐！纯系无稽之谈！”马丁高声嚷道，“士利曼的宝物早就落到俄国人手中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接过麦

---

① 打兰：英制衡量单位，相当于汉制衡量单位的“钱”。1打兰=1.771克。

克威博士递过来的照片，马马虎虎地翻了一下就把它扔到桌子上了。“这家伙一定是搞到一本士利曼的书，复印了一些片段，然后弄出了这些假照片。”他用手指头把那只戒指勾出盒子，“至于这个嘛——”他迟疑了几秒钟——“哼，我倒希望他能多读几页有关的论述，那他就会明白，士利曼找到的戒指是用金丝编织而成的。”

“不过，你应当先验明这只戒指的真伪才是正理呀。”麦克威博士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当然，”马丁说，“我们得验明它的年代，含金量，验明当时掺杂在黄金中的尘土微粒。总之，要验明一切。”他又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觑了一眼那只小小的戒指，“士利曼的宝物！哦，真不错哩！”

凯勒博士又叭哒叭哒地抽起了烟斗。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天花板。“要知道，”他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怀疑士利曼的宝物是否真在俄国人手中。”他盯着烟斗上袅袅飘起的轻烟，“大家都知道亨利希·士利曼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把这批宝物捐赠给德国了。他的妻子索菲娅却想把它赠送给自己的祖国——希腊，而她在士利曼亡故后却是这批宝物唯一的发现者，因此她的话应该是举足轻重的。不过当时，”——他意味深长地瞟了露丝·麦克威一眼——“这些东西在谁手心里攥着，谁就是它的主人。因此这批宝物就一直在德国人那里，存放在一家博物馆里。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起见，它们被转移到柏林动物园的一个地堡里。大家知道的就这些。”

“并不完全，”马丁说，“我们还知道美国人傻乎乎地听任俄国人夺取了柏林，当然也就占领了动物园里的地堡。从那

以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这些宝物了。那么，你是否认为，”他尖刻地问道，“宝物的失踪与俄国人的占领之间毫不相干呢？”

“我只想说我们还没搞清楚，”凯勒温和地说，“如果俄国人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得到了这批宝物，那他们为什么从不公开展出呢？”

“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不具备合法权利。”马丁洋洋得意地说。他站起来，一只手握着戒指，另一只手伸过去拿照片。

“这是赝品，是诈骗！请允许我去验证一下，我很快就能证明这一点！”

“那你就去干吧。”麦克威说道。

马丁急匆匆地出了门，凯勒从烟斗中抖出余烬，轻声说道：“我说露丝，咱们可得好好考虑一下这桩事呢。假设马丁他们鉴定出这只戒指确实是特洛伊时代的宝物，而经过最严格的影像分析，证明那些照片也是货真价实的；再设想确实是某人要把这些东西交付拍卖。”他停了片刻，“那么问题就在于：哪些人将参加投标？”

露丝扬起眉梢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准确地说，”凯勒耸了耸肩，“我很清楚我们是不会参加投标的。但我非常想知道别的博物馆将作何打算。马丁说得对，士利曼宝物的归属问题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在这一点上有疑问——”

“请等一下，”凯勒举起一只手打断了露丝的话头，“听我说，露丝。我知道你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我又何尝不是？否则我们就不会干这一行了。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决不会——我再说一遍——决不会收藏任何所有权未定的文物。哪

怕仅仅有一点点疑窦都不行。你心里跟我一样明白，只不过你求宝心切，因而忽略了这一点。对于这种千虑一失，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纠正过来。”

露丝·麦克威未置可否地笑了一下。

凯勒失望地望着她：“土耳其政府很可能会提出诉状，声称他们对这些宝物拥有合法权利，因为它们是在土耳其出土的。即便土耳其对所有权问题不置一辞，那么德国，甚至希腊都有可能提出所有权问题。如果所有权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的话，博物馆董事会决不会允许你去参加这种投标的，况且天底下也没有别的博物馆肯投标买下这种东西。那位招标的仁兄无疑是个蠢材。无论是谁，想让博物馆花钱买这种东西，简直是痴人说梦！至于私人收藏家嘛——那倒有可能；但博物馆绝对不可能！你知道——”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宏论。露丝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拿起了电话。女秘书在电话里对她说：

“麦克威博士，阿曼多·洛佩斯博士从西班牙给您挂来了长途电话。您要接吗？”

“当然要接。”稍稍等了一会儿，耳机里响起了洛佩斯博士的嗓音。他是麦克威和他父亲的老朋友，现任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希腊罗马文物管理员。

“露丝，亲爱的，你好吗？”他操着老腔老调的英语问道，露丝总爱把他的英语叫做含含糊糊的花腔，“新工作干得不错吧？”

“很好，谢谢。您好吗？”

“好极了，”他略略停了一下，“露丝，我这儿冒出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有人私下送来一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一些

照片，还有两只钮扣。更奇怪的是，这封信——”

“我已经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露丝截断了他的话头，想快些说到正题，“我的信里有一只戒指。发信人声称这是士利曼的一件收藏品。”

“哦？！不过，象大都会博物馆这么有名望的博物馆，他们自然绝不会错过的。我很想知道还有哪些博物馆接到了类似的信，也许你知道一些？”

“您是头一个打电话来的，不过我敢肯定还会有人来电话。洛佩斯博士，您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的吗？”露丝问。

“当然，我们的实验室还要做进一步的化验。不过我个人却是深信不疑的。我认识这些钮扣，我曾在柏林搞过研究，而且——怎么说呢——正是通过钻研这些宝物，我才真正开始认识到古代艺术的魅力。”他停了一下，“那么，亲爱的，大都会博物馆会参加投标吗？”

“你们国家博物馆呢？”

洛佩斯失声大笑道：“现在我们已不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了。”笑声停歇后，他的声音里又充满了忧愁：“哎，所有权问题使事情变得复杂了。当然还有钱的问题。我们这小小博物馆可比不上资金雄厚的大都会博物馆啊。”

“无论哪家博物馆都不会在银行里存一千五百万、甚至两千万美元以备不时之需的。”露丝也竭力装出无可奈何的腔调。

“但是你却有一批富甲天下的后台老板呀，我亲爱的露丝！”

“难道佛郎哥以后西班牙就不再有富翁了？”

洛佩斯沉默了一阵，然后语气沉重地说：“哎，实在是令人遗憾，所有权问题竟然使我们大家都不能参加投标。喂，我们应该尽快会面，许多问题都需要谈谈。多保重，亲爱的。”

“我会照料好自己的。您也多保重。”

露丝挂断了电话。凯勒扬起浓眉，探询地说：“我想一定是别的博物馆也收到了一封信和几幅照片，再加一件样品？！”

露丝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要论掩饰感情，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阿曼多·洛佩斯还算不上行家里手呢。我心里明白，他一定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去设法筹集资金的。”

## 伦敦——一九七九年五月

“莫里斯，我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大英博物馆馆长利福德·艾奇顿爵士在电话中说，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大英博物馆古希腊罗马文物管理员哈罗德·戈登博士，正不声不响地听他打电话，“一千五百万美元才是起码标价，这已经超过七百万英镑了！问题并不在于价格的高低。总之，大英博物馆无意卷入。喂，是的，我认为发信人确实掌握了这批宝物，我们的实验室已经鉴定了样品。如果所有权很明确——不过这一点完全不可能。嗯，那么……什么？是的，当然，在这种时刻我们一定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他挂上话筒，转身对戈登博士说：“莫里斯·杜波尔这条老狐狸！他说卢浮宫绝不参加投标，我敢以我的全部家产打赌，第一个投标的准是他！百分之百的是他！”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年头谁也不足信了！杜波尔一定会通过某个私人收藏家出面投标，他俩一定是垂涎欲滴地盯着这些宝贝呢！假如他们要染指，哼，那好……”

## 纽约——一九七九年五月

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与董事们冷静的买卖人态度相比，露丝·麦克威在介绍事情始末时似乎显得过分感情冲动，她自己 also 意识到这样做有点失态。罗伯特·凯勒已经向董事们汇报了有关的法律细节。现在露丝打算作最后的努力来说服董事们接受她的意见。

“也许诸位认为，”她转动着脑袋，环顾了一下这些愚钝的董事们，“如果我们不参加投标，这批宝物还会原封不动地等着我们，依然掌握在那个蠢材手里——我是指那个企图把根本不属于他的东西付诸拍卖的白痴。然而这种想法实在是荒唐！请诸位相信，迟早总会有人出面去指点他，而这批宝物也终归会卖给某家博物馆！我敢断言：如果我们不参加投标，我们就一定是唯一的一家受到邀请却又拒绝投标的博物馆。”

“出钱买这些玩艺儿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有人倨傲地问道，“一批不能公开展览的收藏品，甚至不敢公开承认拥有这些收藏品！”

“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是这样，”露丝有些冒火了，“但我相信，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家，只要得到了这批宝物，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使它们获准公开展出，而不是仅仅把它藏之高阁。”

席间有人不耐烦地打了个呵欠。露丝咬了咬牙。她很清楚只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了，得变换一下战术才行。她竭力控制住